

京报
书系



| 北京日报创刊60周年纪念文集 |

优秀新闻作品集·下

北京日报创刊60周年纪念文集编委会 编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 北京日报创刊60周年纪念文集 |

优秀新闻作品集·下

北京日报创刊60周年纪念文集编委会 编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日报创刊 60 周年纪念文集·优秀新闻作品集: 上下 / 北京日报
创刊 60 周年纪念文集编委会编.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5477-0720-3

I. ①北… II. ①北… III. ①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C53
②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1426 号

优秀新闻作品集·下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 8-16 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 100005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总编室: (010) 65252135-8043

网 址: www.bjd.com.cn/txcbs/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330 千字

定 价: 120.00 元 (上下)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北京日报创刊 60 周年 纪念文集编委会

主 任 梅宁华

副主任 赵靖云

编 委	陈 星	任欢迎	张雅宾	孟春明
	刘爱勤	郑京湘	邵镇军	初小玲
	张明非	伍义林	郭 坦	李 乔
	陈 先	梁凤鸣	温子健	李培禹
	丁亚韬	付 堃	耿瑞林	毛晓刚
	陈美秋			

总 序

北京日报社社长 梅宁华

从1952年创刊至今，北京日报已度过60载春秋。我到北京日报任社长也已六载有余。总想对北京日报的历史地位做一些评价，思量再三很难成文。用笔墨来记述北京日报的风雨历程和历史作用，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能够胜任的。但这又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感慨之余，挥笔拟文。

立场鲜明、政治坚定是北京日报一以贯之的风格和特征。北京日报作为北京市委机关报，地位特殊、影响力强、责任重大。60年间时代演进，风云激荡，北京日报作为党的喉舌，秉持为国家为民族进步鼓与呼的宗旨，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抒写北京发展的壮美画卷，记述人民建设和生活的真实场景，构建党和人民联系的纽带和桥梁，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己任，以宣传党的主张为使命，形成了鲜明的首都党报特色，经受了历史风雨的洗礼，确立了坚实的主流媒体地位。

求真求是、勇于承担是北京日报始终坚持的办报信念。从繁杂的社会现象中寻求本质，在时代的发展进程中把握规律，在思想的碰撞中探求真理，是北京日报60年办报实践的写照，是北京日报几代报人的新闻追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是北京日报保持活力的源泉。无论舆论环境发生何种变化，传媒方式出现何种形态，坚信用真实的思想，高质量的新闻产品才能发挥引领舆论的作用。这是一种坚持，在舆论多元的条件下更需要这种坚持；这是党报的责任，在媒体多样的形势下更应负起责任。

与时俱进、敢于创新是北京日报长盛不衰的动力之源。坚持解放

思想，宣传改革开放，开展舆论监督，批评假恶现象，在发挥党报功能方面不断探索，勇于实践，使北京日报更加充满活力。打造精品栏目，推出精品制作，调整版面结构，扩大版面容量，使北京日报不断适应社会要求，推陈出新，保持强大的生命力。60年间，北京日报从四版内容发展到大型综合报刊，凝结了几代人的心血和付出。不仅如此，今天的北京日报已发展成为布局合理，结构完善，管理科学，经营多元的大型现代化报业集团，在传媒市场具有重要地位，这是北京日报坚持深化改革，加强科学管理的成果，也为北京日报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一篇短文难以言尽，但我坚信，历史已经对北京日报的60年的历程作出了客观评价，时空推移，历史还将作出更准确的评价。

2012年9月8日



通 讯

目 录

通 讯

永远走在前面的人	翁开望 / 309
永远不知疲倦的人	叶祖兴 / 312
党的新苗	王纪刚 / 316
十三陵水库的今天和明天	王 政 / 319
在太阳升起的一方	杨正彦 / 324
学习上的有心人	刘孟洪 / 328
寒夜话窖冰	李以宏 / 331
今日的“五朵金花”	周 全 / 334
“天桥”的新人在成长	王 敬 / 337
理发店里的好姑娘	哲 愚 虎 山 / 343
锲而不舍的钻头	黎先耀 / 347
充满革命精神的“背篓商店”	李乐兰 / 354
心有一团火 温暖众人心	林为民 / 358
春风暖人劲更添	许承康 / 362
要坐“特别快车”	李志坚 赵润庭 / 365
坐“特别快车”要特别努力	李志坚 赵润庭 / 368
为了一个落水的小女孩	董耀昌 张长勇 任晓东 / 371
“私访”“三·八”包乘组	周景春 / 375
五千里路伴鸭行	满运来 焦保强 / 378
可喜的转折	匡于中 / 384

白兰之路	任稚犀 / 387
风波纪事	高 钢 / 390
这些铺面房是怎样腾出来的	邸彩霄 / 395
书林画苑一知音	贺富明 / 398
应该发生的故事	赵 红 滕四波 / 402
“我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	李振英 / 406
他为事业燃烧	刘 娟 张廷军 耳 青 / 409
北京在“惊险”中跳起	王玉芳 班明丽 / 416
北京的虹	刘宗明 / 420
“现代首饰热”是怎样热起来的	白继良 李艳芬 / 424
她在安乐中离去	刘 鸿 / 427
大观园·蜡像馆·黄宗汉	初小玲 / 431
“半壁江山”犹登攀 缘在双心同一心	王保春 / 439
不会电脑，成了文盲！	孟亚辉 / 442
非常考验下的“非常战士”	李学梅 / 445
清华食堂师傅托福考了630分	戚海燕 / 448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相中北京市场	汤一原 唐 铮 / 452
企业为交税花高价买低配置电脑	黄玉迎 / 455
“九死一生”磨砺两个开闭幕式	徐雪梅 李 洋 / 458
电视剧“戴口罩”咱就真没招儿？	赵文侠 / 461
北京丰台九成农民当股东 经济活力大迸发	巩 峥 杨晓斌 / 464
沈大妈一家看病记	袁 京 / 468
号贩子变招对抗医院挂号实名制	陈红梅 / 471
一场从山到海的搬迁	黄玉迎 孟 为 / 474
什刹海渐成北京“新天桥”	李 洋 / 477
同仁一日	梅宁华 李学梅 方 芳 / 479
李高峰：河南来的“北京好人”	侯莎莎 / 484
陈敏华，用射频针征服世界	方 芳 / 488
“亨特张”打开观察现实的一扇窗	周南焱 / 492

深度报道

世界乒乓球坛的“红领巾”	张其华 / 501
柜台上的辩证法	刘广和 张永义 / 506
一幕发人深省的悲剧	诸有琼 高 钢 涂光晋 / 511
闯开科学致富的大门	张大中 李兆瑞 / 516
北京的“敦煌”	刘京钊 / 521
一亩半地的思考	李守仲 范三成 / 526
一个司机的“关系网”	王 和 / 533
我需要雷锋	严力强 苏景华 胡 平 陈 先 / 538
总教练的强国梦	李里江 / 545
亚运，在对我们说	初小玲 宁 明 王晓东 / 550
岗位作奉献 真情为他人	潘善堂 夏俊生 赵兴林 刘连枢 齐晓峰 / 554
八千里路云和月	严力强 赵靖云 王刘芳 / 561
“土地流转第一拍”事件调查	于丽爽 / 573
时代的先锋	本报记者集体采写 / 579
后 记	595

永远走在前面的人

——访朝鲜劳动英雄金直铉

翁开望

1952年10月，朝鲜战争还在紧张地进行着，朝鲜的工人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坚持着工矿生产。这时，有一个煤矿工人创造了“复式连续爆破法”，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了煤矿生产，有力地支援了战争。这个工人就是这次参加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来中国的共和国劳动英雄金直铉。

我怀着兴奋的心情访问了他。一见面，从他健壮的身体、饱经风霜的脸、沉毅的目光和态度中就看出他是一个久经锻炼的老工人。在几次和他谈话以后，我深深为他的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所感动，我想：他曾为自己祖国的独立繁荣、为我们共同的和平事业贡献了多少智慧和力量啊！

在战时生产是很困难的。金直铉所在的煤矿也像朝鲜其他和平城乡一样，遭受着敌人的野蛮轰炸。战争一开始时，煤矿中有许多工人参加了前线的战斗，剩下的熟练技术人员和工人不多了。这时作为熟练的老工人的金直铉必须留在煤矿坚持生产。虽然当时坚持生产是很困难的，但是对于朝鲜工人阶级来说困难并不算什么。敌人能把成吨的钢铁、弹药倾泻在朝鲜的土地上，把葱绿的山岭炸成了黑色的蜂窝，却炸不毁朝鲜地下丰富的煤藏，也无法改变矿山工人为了胜利而斗争的决心，煤矿中缺少的工人马上又补充上来了，其中有大批青年妇女，他们站到参军亲人原来的岗位上，在老工人带领下，投入了生产。1952年夏天，煤矿的电源被敌人炸坏了，机器不能转动。金直铉回想起那时的情况说：“当时我们工人看到生产被耽搁着，比自己的手被炸断了还难过。”工人们不能在祖国很需要煤的时候，眼看着煤层静静地睡在那里。他们怀着无比的仇恨，咬紧了牙，使用双手一镐一镐地来破开煤层，直到重新获得电源的时候。就在战时很困难的情况下，工人们也一致喊出一定完成生产任务的口号。

在那时，如果煤矿工人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就不能保证前线的胜利，这在金直铉和其他矿工的心中是很清楚的事情。但是完成任务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应该怎么办呢？金直铉反复考虑着这个问题，他想：当祖国苦难的时候，必须为祖国贡献得更

多。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向全体工人提出：我们一定要改进采煤方法，把工作效率提高3倍！当时他是个掘进工，他就着手研究改进爆破方法。他想，在爆破时，每放一次炮，爆炸了煤层，总要等烟出净了，炸下的煤运走了，才能再继续工作。假如放炮也能像人民军的子弹一样连着出（一个接着一个爆炸），不是能在同样的时间爆炸更多的煤，掘进更深吗？同时他又研究了苏联矿工斯塔哈诺夫的经验，开始试验新方法。他在工作面上钻了一对对的眼儿，每对眼儿的距离很近。在每对眼儿中，一个深1.3米，一个深2.7米，都装好炸药和引线。然后先使深处的炸药爆炸，紧接着使浅处的爆炸，这样就可以一次把很厚的煤炸下来。他获得了成功。可是金直铉对这样的爆破法并不满足，因为这样还要钻很多眼儿，钻眼儿多还是要费时间的。在他看来，争取时间就是争取胜利。后来他进一步把钻一对深浅不同的眼儿，改为只钻一个2.7米深的眼儿，在同一个眼儿中，设法在深浅不同的地方装上炸药，创造出“复式连续爆破法”。这个新操作法给整个矿山带来新的力量，使掘进效率大大提高。过去3个人一班只能掘进1米，应用了“复式连续爆破法”以后，能够掘进到5.6米。金直铉的光辉创造大大地鼓舞了工人革新的精神。在掘进效率提高以后，就要求运输能力跟着提高，工人韩宝连就创造了新的机器，把用人力装车改成用机械装车。煤矿工人们纷纷学习新的爆破方法，并且不断提高着工作效率。现在已经有先进的工人创造出每班掘进7.8米的新纪录。金直铉创造的“复式连续爆破法”，使采煤效率由每班两吨提高到4吨。“复式连续爆破法”现在已在朝鲜各个煤矿普遍推广，而且被证明是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煤质的先进方法。可以想见，它在朝鲜煤矿生产上起着多么巨大的作用！

因为这巨大的贡献，1953年2月13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金直铉共和国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

金直铉高兴地从怀中掏出一个白布手巾包，让记者看他仔细收藏着的国旗勋章。但，布包一打开，大家看到的不只是一个辉煌的一级国旗勋章，还有大大小小的奖章在闪闪发光。这些光荣的标志，包含着他对祖国难以估计的辛勤劳动和人民对他的热爱，也说明他并不只是在战时才对祖国有了卓越的贡献。自1945年“8·15”朝鲜解放以后，金直铉一直是走在最前面的工人。“8·15”解放时，煤矿曾遭到日寇的严重破坏，生产完全停顿了。他和所有的工人们一起投入恢复生产的战斗，使得煤矿在1946年就开工生产。此后煤矿的生产任务年年增加，他自己的计划年年提高，在1947年到1949年，他每年都完成生产任务200%以上。金直铉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事迹，对自己煤矿和共和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他所在的煤矿在1949年已经恢复到解放前的生产水平。因此在这几年间他几次得到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和金日成首相的表扬和奖励。当共和国政府在1949年“8·15”解放4周年第一次颁

发功劳奖章时，他就是61位受奖者之一。在朝鲜停战以后，他又立刻全力推动煤矿的排水工作，为加速煤矿的恢复事业而忘我斗争。

金直铉今年35岁，从9岁就给人家做杂活，14岁开始做了矿工。所以算起来他已经过了26年的劳动生活了。可是这26年中的前16年，都是在忍饥挨饿、被侮辱中度过的。漫长的被压迫生活，锻炼了他坚强的性格，培养了他对反动统治阶级的仇恨。所以在解放后，当他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时，就把全部智慧和力量贡献给了自己的祖国，光辉的事迹也就总是跟随着他。1947年3月，他加入了自己阶级的先锋队——朝鲜劳动党。

从金直铉的诚恳朴素的言语中，我看见了他闪耀着光辉的思想。他为祖国已经做了那么多，可是他向往的还是为更美好的明天工作。当他热情地和我握别时，他告诉我：他们的煤矿生产能力虽然比过去提高了，但他今后一定要就他们煤矿的设备条件，努力进行技术上的革新，创造更好的成绩。他说他最向往的是矿山的全部机械化，是能在自己的煤矿上使上康拜因。当我离开他以后，我长久长久地为我们兄弟国家有这样卓越的人物而高兴，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朝鲜工人阶级无穷无尽的力量。我们深信朝鲜工人阶级和朝鲜人民在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元帅领导下将会迅速地治好战争的创伤，朝鲜将建设得无限美好。

（原载1954年3月24日《北京日报》）

永远不知疲倦的人

——访宫焕章

叶祖兴

一天黄昏的时候，夕阳斜照着地安门大街，先前大街两旁的那些低矮的红色朝房已经被群立的建筑架子代替了，在夕阳下拖着长长的影子。这时候，马路上充满了车辆的喧嚣，可是工地上反倒静悄悄的。工人们下班吃饭去了，只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物在建筑架子底下忙碌着。

他们有的在用铲子搅拌混凝土，有的在捣鼓混凝土，有的在用手指抠挖一小时前刚打好的混凝土。他们很不熟练地操作着，并且不时向一位高瘦的老人请教。那位老人有时比划着如何搅拌，有时告诉捣鼓的人应注意什么，有时又蹲下去用手刨掘已初凝的混凝土。他累得满头大汗，两只手虽有些迟钝、无力，但仍旧不屈不挠地刨着。他紧闭着嘴唇，眼皮不听话地颤动着。

这位老人是地安门工区的主任工程师宫焕章。因为在快下班时，搅拌机突然发生故障，工长和工人没把当天的施工缝留在合适的位置就去吃饭了，宫焕章看到这情形可着急了，领着几个干部就动手干起来。

宫焕章今年整整 70 岁了，工地上的人都尊敬地称呼他“宫老”，但他无论如何不愿意承认自己老。的确，他走起路来仍然是那么矫健，不论天气好坏，上下班时总跟年轻人一样爱骑辆自行车跑来跑去。在现场上，无论多高的马道或是多深的地槽，他都非亲自去看看不可。别人想去搀扶他一把，他还不太情愿领受这一份盛情。工区主任王熙老劝他：“这么大年纪了，走平道还免不了要摔跤呢，你别尽登梯爬高的了。”他总是说：“你甭操心啦，摔不着。我在现场上待惯了，待在屋里闷得慌，也不放心。工程师嘛，工人在哪儿你就得在哪儿！”

要了解宫老，不能不提到他的身世。宫焕章是个“门里出身”的即世传的木匠，祖父的绰号叫宫天然。意思是说他是天然的木匠，有事就得找他。他父亲的绰号叫宫宝塔，意思是说他是木匠里的台柱，有活儿做不了就得找他。宫焕章自 13 岁起就跟他父亲学木匠活，登梯爬高早就算不了一回事。中年以后，他虽然已负责领导工人施工，

可一直也没离开过现场。1952年，在万明路东方饭店工地的时候，有一回下雨了，技术干部陈凤鸣和宫老一同去现场遮盖刚打好的混凝土梁柱楼板。陈凤鸣还没有注意，宫老早已从马道上爬到三层楼上去了。这下子真把陈凤鸣吓坏了，摔下来怎么办？他连忙跟了上去。在西郊工地的时候，盖房子那个机关的首长一看到他上脚手架就招呼他：“我不是不许你上架子的吗？你怎么又上去啦？快下来吧！”宫老哈哈一乐，一转身又爬到另一处的脚手架上去了。

很难说建筑事业对宫老有多大吸引力，只见他老是急急忙忙，自己催促自己，从一工号跑到二工号，从这座墙垛子跑到那座墙垛子，用眼睛瞄着，用手抚摩着，用嘴指挥着。对建筑事业的热爱像火焰似的燃烧着他。就拿他在4月15日早上冒雨遮盖洋灰垛子的事情来说吧，保管洋灰是材料股的事，还用得着主任工程师去操心吗？可是他却像个牧人似的，一听见狼叫，就忘我地去护卫他的羊群了。他冒着大雨去检查雨水是否漏到洋灰垛子里去了，和暴风雨搏斗了一个多小时。衣服虽被淋透了，但他带着一股心满意足的神气回到宿舍里。

淋了一阵雨之后，总该歇一歇了吧？可是宫焕章换了衣服之后又跑到现场上去巡视去了。他得看看雨水会不会把地槽泡塌了，他还得考虑雨停了之后哪儿可以马上施工……

白天在现场上累了一整天，许多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早都扳着自己一双疲惫的腿上了炕，发出鼾声。可是这时候透过主任工程师的窗口，仍可看到宫焕章在灯下忙碌的身影。他戴着副老花眼镜坐在桌前，一只手拨拉着算盘，一只手捏着一杆铅笔在工程蓝图上画着，一直搞到十来点钟。有人问他：“图都给您吃下去了，还老看它干什么？白天忙了一天了，不困吗？”他一拈胡子笑了，用天津口音说：“累个嘛咧，图纸是个规矩，就得常看看。不熟悉图纸怎能发现施工中的错误呢？再说，图纸也免不了有些毛病，你多看它，才能把毛病找出来。图上的毛病，用笔一划就得了，假如图上的毛病变成建筑上的毛病，那就该挨骂了：国家给你们很多钱，你们怎么把房子盖成这么一副窝囊相呀？”

他就这样把别人打发走了，仍旧看他的图。好多回都是工区主任王熙亲自进屋去硬把灯拧熄了，他才睡觉。

宫老睡得很少，可是在睡着了之后也还是那么机警，为工地上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操心。在万明路工地的时候，地槽刨开了，可巧碰上了七月的暴风雨，这一来可把宫老搞苦了。墙基早就用撑木撑支好了，可是他心里老在嘀咕着：雨水会不会把撑木冲坏呢？他隔不了一会儿就出去看一次，雨下得越大，他的心就越紧张，越要往雨里跑。折腾了大半宵之后，同屋的人说：“担那份心事干什么？撑木能经得住。”他听了也挺

腻味自己，决心躺下去不管了。可是，他刚刚入睡不一会儿，突然屋外传来一阵砖墙的倒塌声，他一掀被子又奔出门去了。一看，原来是别处的砖墙垮了。

宫焕章从13岁学木匠活以来，在建筑业已经干了57年了，光是在北京就盖了近40年的房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在北京是一步一个脚印子。”

有一回，在北海公园的白塔旁边，他斜倚在汉白玉石栏杆上，指着城里城外一座座的建筑物来向我介绍他的过去。

“你瞧！”宫焕章用手遥指着景山那边对我说：“那些个景山东边的楼房，就是原先的北京大学。”

“什么？你在北大念过书？那你一定知道图书馆、灰楼和北楼了吧，那就是我们经手盖的。在灰楼东北角的那座中法大学的楼房是1930年盖的。”

你再往南瞧，瞧见宣武门城楼没有？顺着城楼往东找，那一片灰蓝色的楼房，北京师范大学的丁字楼。你再往西北瞧，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房子和别的新盖的房子混在一起了，看不见啦。盖这些房子的时候，我都出过力咧！”

说到这里，宫老用右手拈了拈唇上的斑白的胡子，陶醉似的说：“人们把北京建设得真美呵！”

是呵！你如果能到北海的白塔旁看看北京的面貌，你就会愈加感到北京的可爱了。西边，复兴门外的楼群和建筑架子在天际闪耀着。东边，透过葱绿的树群，可以看到建国门外无数散发着浓烟的大烟囱和它身边的厂房，像一支航行在树海上的强大的舰队。南边和北边，在一片屋脊和绿荫中，矗立着一幢幢崭新的楼房和高大的建筑架子，它们是一首歌颂北京的赞歌中的高音符。

宫老静静地凝望着西郊新出现的建筑群，凝望着东郊工厂区升起的浓烟。过了一会儿，他回过头来跟我说：“我在北京盖了近40年的房子，可从来没见过哪年盖房子像解放后这么涌。解放后楼房长得多快呀，就像冒烟一样，一会就长上去了。去年我到西北郊文教区去了一趟，哈，刚出了新街口豁口，就看到一丛一丛的建筑架子，把郊区都占满了。光文教区各学院去年盖的楼房就比我近40年来经手盖的房子还多呢！”

他顿了一顿，又接着说：“今天看起来从前我盖的那些房子多小呀，顶大的不过1万平方公尺，而且盖起来总是那么慢慢吞吞的。现在可变了，我们盖的是4万平方公尺的大楼。我们盖的楼房不仅比过去大，也快多啦。就好像从前是一小步一小步地蹭，今天可是一大步一大步地往前跑了。”

红潮自他的面颊上泛起，他的眼皮又不自主地跳动起来。他脱去了帽子，用手掠掠花白的头发，然后又去拈拈唇上的胡子。和暖的春风送来蒙蒙的白绒般的杨花。他